

~~T9150/1232.2(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9100/3533(64)

前集

癸  
辛  
雜  
識

01

第  
一  
卷

共  
六



癸辛雜識序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  
姑妄言之聞者絕倒洪景盧志夷堅貪多務得不  
免妄誕此皆好奇之過也余臥病荒閒來者率野  
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  
以警以慰或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給  
者固不少然求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  
成編其或獨夜遐想舊朋不來展卷對之何異平  
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因竊自歎曰是非真誕



天

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來去取不謬好惡不私者  
幾人而舛偽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  
於無心千載之予奪徃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  
賢於彼哉癸辛蓋余所居里云弁陽老人周密戲  
書於道邇齋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

胎息

陳聖觀夢

改春州爲縣

吳興園圃

假山

艮岳

砲禍

牛女



癸辛雜識

前集目錄

癸辛雜識

前集目錄一

後集目錄

葦毒

呼名怖鬼

閩鄞二廟

健啖

科舉論

薦楊誠齋

王小官人

化蝶

玉環

天

紉書蘓書

乘槎

游月宮

鄭仙姑

寡欲

芍藥

三建湯

楊凝式僧淨端

迎曙

白帽

送刺

簡槩

人妖

四韓

韓彥古

松五粒

唐重浮屠

葵

乞食歌姬院

袁彥純客詩

長沙茶具

真西山入朝詩

趙子固梅譜

筆墨

辨章

來牟

父客

誤著祭服

向胡命子名

賈母飾終

孝宗行三年喪

施行韓震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 終

癸辛雜識前集

宋 弁陽

周密 輯

明 海隅 毛晉 訂

胎息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滉漭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迂決非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益

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復尋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臥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真人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

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烟湯瓶觜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重煩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臥而爲之仍須真以鴻毛粘著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任其氣氤氳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呼吸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加意則勒之以不動爲度雖云則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脉流通上下

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予悟此玄意甚以為奇

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

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略具於左

每日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披衣坐床上擁被

面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兩拇指

指于文或以四指都握拇閉息閉息最是道家

指兩手拄腰腹間可也靜慮掃除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

出入調勻細微即閉口并鼻不令出氣方是工

夫內視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先求

或烟蘿子之類常掛於壁上使次想心為炎火

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丹田在臍待腹滿氣極

則徐徐出氣不得令候出息勻調即以舌攪唇

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可嫌

即真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

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

嚥下以氣送下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

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為之凡九

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

此涌泉穴上徹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



微汗出不妨不可喘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散髮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長久不廢卽有深功且試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爲一息某近來漸閉得漸久每一閉一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

突而出則反爲害也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嚙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但清淨專一卽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三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爲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爲息也佛藏中有安盤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不通者喘也雖無聲亦不結滯而猶粗悍不細者氣也

去是三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  
 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趨於定則  
 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復調和一定  
 而不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見前  
 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  
 心火烈烈然下注丹田如是坐臥起居不廢行  
 之既久覺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去矣

陳聖觀夢

咸淳甲戌秋余為豐儲倉時陳聖觀過予為言邊

報日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問扣之聖觀感然引  
 入小室曰時事將不可為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

宮殿若常日朝參處殿上皆垂簾寂無人聲既而  
 稍近簾窺之見御榻上一異物踞之

或龍或虎之類陳不詳言

其傍則有小兒服斬衰之衣余遂驚寤今嗣君尚  
 幼方居先帝之喪此小兒衰服之驗其不祥莫甚  
 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夢事不足信然是歲之冬

果有透渡之事

透渡即宋之北狩也

改春州為縣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黥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  
匡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匡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  
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  
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  
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旣改  
爲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吳興園圃

吳興山水清遠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俊秀安  
禧王府第在焉尤爲盛觀麗城中二溪水橫貫此

天下之所無故好事者多園池之勝倪文節經鉅  
堂雜志常紀當時園圃之盛余生晚不及盡見而  
所見者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據城之內外常所  
經遊者列於後亦可想像昨夢也

南沈尚書園 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  
果樹甚多林檎尤盛內有聚芝堂藏書室堂前鑿  
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謂之蓬萊池南豎太湖三  
大石各高數丈秀潤崎峭有名於時其後賈師憲  
欲得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架懸巨絙縋

城而出載以連舫涉溪絕江致之越第凡損數夫其後賈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臥泥沙中適王子才好奇請買於官募工移植其費不貲未幾有指爲盜賣者省府追逮幾半歲所費十倍於石遂復昇還之可謂石妖矣

北沈尚書園 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外號北村葉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背水極有野意後又名之曰自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溪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心嘗評天下山水

之美而吳興特爲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參政嘉林園 外祖文莊公居城南後依南城有地數十畝元有潛溪閣昔沈晦巖清臣故園也 有嘉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翁作守多遊於此城之外別業可二頃桑林果樹甚盛濠濮橫截車馬至者數返復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於民與李寶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牟存齋

牟端明園 本郡志南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

牟存齋園中有碩果軒大梨一株元祐學堂芳菲二亭

萬鶴亭茶蘼雙杏亭桴舫齋岷峨一畝宮宅前枕

大溪曰南漪小隱

趙府北園舊為安禧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

子春谷文曜葺而居之有東蒲書院桃花流水薰

風池閣東風第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內後依

城城上一眺盡見具區之勝

丁氏園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溪

蓋萬元亨之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二園而為一

後有假山及砌臺春時縱郡人遊樂郡守每歲勸

農還必於此艤舟宴焉

蓮花莊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

雲百頃亦城中之所無昔為莫氏產今為趙氏

趙氏菊坡園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為趙氏蓮莊

分其半為之前面大溪為修堤畫橋蓉柳夾岸數

百株照影水中如鋪錦繡其中亭宇甚多中島植

菊至百種為菊坡中甫二卿自命也相望一水則

其宅在焉舊為曾氏極目亭最得觀覽之勝人稱

曰八面曾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 程文簡尚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濠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 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之內前臨茗水築山鑿池號寒巖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國器劉行簡曾天隱諸名士皆有詩臨茗有茅亭或稱爲丁家茅菴

倪氏園 倪文節尚書所居月河卽其處爲園池蓋四亞傍水易於成趣也

趙氏南園 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相連處勢寬閑氣象宏大後有射圃崇樓之類甚壯

葉氏園 石林右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城之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 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霅因創此爲游翔之地中有傑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 王子壽使君家於月河之間規模雖小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亭茗霅二水之所匯茗清霅濁水行其間略不相混物理有不

可曉者

趙氏園 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顏魯公池依城曲折亂植拒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 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秫田二頃有清華堂前有犬池靜深可愛

俞氏園 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爲之俞氏自退翁四世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吾鄉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詳見後

已上皆城中園

趙氏瑤阜 蘭坡都承旨之別業去城旣近景物

頗幽後有石洞常萃其家法書刊石爲瑤阜帖

趙氏蘭澤園 亦近世所葺頗宏大其間規爲葬地作大寺牡丹特盛未幾寺爲有力者撤去

趙氏繡谷園 舊爲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曰雪川圖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趙氏小隱園 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澗泉爲之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蜃洞 亦趙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

測聞昔有蜃居焉

趙氏蘇灣園 菊坡所仞去南關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盡見太湖諸山

畢氏園 畢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皆溪其南則丘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 倪文節別墅在峴山之傍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為名中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 章南卿北山別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 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郡從後歸余家名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峰各高數十尺當韓氏全盛時役千百壯夫移置於此

葉氏石林 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卞山之陽萬石環之故名且以自號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舍有承詔求志從好等堂及淨樂菴愛日軒躋雲軒碧琳池又有巖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隣有朱氏怡雲菴涵空橋玉澗故公復以玉澗名書大抵北



山一徑產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間，朱實離離，不減閩中荔枝也。此園在雲最古，今皆沒於蔓草，影響不復存矣。

黃龍洞，與卞山佑聖宮相鄰，一穴幽深，真蜿蜒之所，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輒應。真宗朝金字牌在焉，在唐謂之金井洞，亦福地名山之一也。

玲瓏山，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屏，及靈隱薌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張有謙中

篆書於石上，有石梁濶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傍有唐杜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及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葉少蘊題名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鐮長鑿出萬峯，鑿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無巖嶮，更向山林巧用工。

賽玲瓏，去玲瓏山近三里許，近歲沈氏抉剔爲之大率，此山十餘里中間皆奇石也。今歲皆蕪沒於空山矣。

劉氏園 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之趙忠惠

錢氏園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巖洞秀奇亦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園 文簡公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萬卷作樓貯之

孟氏園 在河口孟無菴第二子旣爲趙忠惠壻居雲遂創別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凡十餘所

### 假山

前世疊石爲山未見顯著者至宣和艮岳始興大石而弁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

家爲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  
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  
事鉅釘而犀珠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群玉之圃奇  
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  
視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峰之間縈以曲澗甃  
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  
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  
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菟絲花紅葉碧潭旁  
橫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

龜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  
皆爲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艮岳

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  
慮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  
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  
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  
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  
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

黃及盧甘石雄黃則碎蛇虺盧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砲禍

趙南仲丞相溧陽私第常作圈豢四虎於火藥庫之側一日焙藥火作衆砲儵發聲如震霆地動屋傾四虎悉斃時盛傳以爲駭異至元庚辰歲維揚砲庫之變爲尤酷蓋初焉製造皆南人囊橐爲奸遂盡易北人而不諳藥性碾礮之際光燄儵起既

而延燎火捨奮起迅如驚蛇方玩以爲笑未幾透入砲房諸砲併發大聲如山崩海嘯傾城駭恐以爲急兵至矣倉皇莫知所爲遠至百里外屋瓦皆震號火四舉諸軍皆戒嚴紛擾凡一晝夜事定按視則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楹棟悉寸裂或爲砲風扇至十餘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餘四比居民二百餘家悉罹奇禍此亦非常之變也

牛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

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爲黃姑何耶然以星曆攷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又以黃姑卽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六參俱出謂之牽牛天

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卽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盧辨析最爲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有可怪者楊纘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繪

者。綵霞絢粲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耶。

蕈毒

菌蕈類皆幽隱蒸溼之氣。或蛇虺之毒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夷堅志所載簡坊大蕈及金谿田僕食蕈一家嘔血隕命六人。丘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得異蕈甚大而可愛。獻之楊

五雜俎引西湖志為宋吳山寺事同

五雜俎亦載此事。留寧寧死非命不汚其口。庶幾陳仲子之風矣。

治象當作治。兼以形似訛字音亦近。

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既而復賜靈隱。適貯蕈之器有餘瀝。一犬過而舐之。跳躍而死。方知其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併著為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菴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眾。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菴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

五雜俎光作元

癸辛雜語

汲古閣

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  
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鮑生姜巷民家  
因出郊得佳蕈作羹恣食是夜隣人聞其家撞突  
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眾排闥而入則其  
夫婦一女皆嘔血殞越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間尚  
餘杯羹以俟其子適出未還幸免於毒嗚呼殆哉

呼名怖鬼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  
便止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

蒙求舊注曰魏張  
遼字文遠武力過  
人為前將軍江東  
小兒啼怖之曰遼來  
之無不止者

呼云楊大眼至即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  
麻狄來即止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禳  
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  
中病瘧者寫其形帖床壁無不立愈

閩鄞二廟

嘉熙庚子歲先子為閩漕幹官時方公大琮為計  
使特加禮敬一臺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  
太尉祠頗為鄉民所信至是投牒乞係奏丐封額  
時方久旱先子遂書牒云本路正茲閔雨神能三

癸辛雜語

前集十八

及五

日內爲霖當與係奏方公笑語吏鬼曰汝可以運  
幹所擬白之於神吏敬錄其語往祠所焚之次日  
大雨連雨晝夜境內沾足遂從其請竟獲封侯而  
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書其事  
鬻於市焉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以貢士院救甚遂  
一新之院內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  
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汙濁  
不堪用監修判官周頡及吏鬼賴良者白曰土神  
廟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旣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  
之先人謾答云神若能令二井清泠則可官吏因  
往白太守語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  
食矣試命汲之清泠佳泉也於是併爲葺其祠焉  
此二事余所目擊

健啖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  
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  
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  
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



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醕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云君能尚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進數勺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間砉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迸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曰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跼蹐起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科舉論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謂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

朝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  
溫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略謂近世取  
士莫若科場及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  
皆能爲之又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  
高下但以分數取之真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  
嘗有黜落者盡以官貲命之才與不才者混矣是  
科場取士之弊也夫用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  
審至於懷姦私壞綱紀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  
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

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然不考其才行如何孔聖  
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爲難今則不然  
以高科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  
長短乎夫監司郡守繫民之休戚今以資格付之  
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陞對既  
無過人之善粗無凡猥之容則又未能極精其選  
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覆軍  
者皆未嘗誅戮之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啓誓六  
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義和廢厥職猶征之曰以干

先王之誅况掌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  
審擇相相爲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懋賞立乎前嚴  
誅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  
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  
庶績豈不休哉初宣示溫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  
趙奏曰迅雷風烈雖不爲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  
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爲  
過或以爲是以爲過者史浩也以爲是者閻蒼舒  
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閻蒼舒趨事赴功

之人也故贊朕以爲是劉子宣邇言亦云塲屋之  
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  
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  
節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累者可與言理道焉

薦楊誠齋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  
萬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  
公留錄黃欲繳却當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  
倪公答云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旣辱寵喻不

敢復繳却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卽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云死無良醫幸公哀我得併別作商量之說免之尤荷公孫黑辭職旣而又使子爲卿子產惡之至懇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云臣聞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剛與狂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爲其挺特之操可與有爲賢於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遠矣若朝廷之上得如此三數輩可以逆折奸萌矯厲具

臣爲益非淺竊見秘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絕人乃若剛毅狷介之守尤爲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顧忌雖未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惓惓也向來勸講東宮已蒙陛下嘉獎陛下踐祚首賜收召晉登冊府士類咸以爲當今甫踰年遽爾丐外朝廷以職名漕節處之不爲不優然而公論以爲如萬里者不宜遂使去國錄黃之下臣始欲繳論又爲念朝廷此命本是優賢雖已書行而於臣愚見猶欲陛下改命留之蓋萬里再

入修門未爲甚久儻朝廷以貪賢爲意喻之小留  
萬里感荷君恩豈能復以私計爲辭云云蓋二公  
相知極深也後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復當時  
手簡不忍棄之遂自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  
潢成卷親敘其事於後攻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  
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誠齋有焉昌  
黎留孔殽事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焉尤爲確  
論亦可槩想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誼也

王小官人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群盜  
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扣湯所  
居湯遣詢誰何則自通爲鄴沙王小官人趨前致  
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憇辭云觀察在此不敢  
留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至東陽鎮問渡湯疑  
有他遂擇其徒馭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離城闈  
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  
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  
酒徒耳凡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

馭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密扣同行  
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臥所則亦扶頭客聞湯來  
強披衣扣所以至湯謾以他語答之客笑曰得非  
疑其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証且曰雖然或  
有他故願効區區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  
夜來總所有大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  
司立限構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  
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  
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所哀所事香火

或可徼神物之庇耳湯哂其醉中語荒誕不復詰  
力邀同還抵家謾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  
皆粲然橫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  
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 化蝶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  
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於江氏傍竟日乃去及  
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  
也蓋明之未能割戀於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爾

李商嘗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栩栩  
蝴蝶飛山川阻深網羅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  
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宇  
菽暎無下足處官府弔奠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  
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踰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  
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  
徊飛集窻戶間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  
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枉斷  
腸吹徹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玉環

楊太真小字玉環故今古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  
李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  
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窻中覩阿環荆公詩云瑤池  
森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溟渤則是  
以西王母爲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使女與  
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  
人亦名阿環耳

玃書極書

隆州跨鰲李先生老儒也嘗著書名之曰劄書張  
行成跋云方言曰劄倦也丁度謂字或作劄故司  
馬相如云窮極倦劄釋云倦劄疲憊也蓋樂其倦  
游不希時用也樓攻媿云嘗考之集韻二十陌有  
劄字與劇同音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  
義則倦耳然說文解字無劄集韻劄胡官反謾劄  
亭名在上谷謾謨官切說文解字劄其虐切相跨  
劄也二字若不類俗書足以相亂劄從山谷之谷  
彈丸之丸則欽宗兼名三十六號止是亭名別無

義可取劄從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  
理郤裕皆從谷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虱居逆切  
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尹執孰等丸恐筑之  
几皆從虱俗書與丸几無別相如上林賦曰徼劄  
受詘曰窮極倦劄俱音劇倦疲憊而說文劄字徐  
楷通釋亦引上林賦徼劄受屈謂以力相跨角徼  
劄而受屈也劄渴極切劄其虐切聲亦相近疑卽  
劄字跨鰲之書不應取跨劄之意義正用方言上  
林賦倦劄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考及此因併



及之。又余橦自著書以擬太玄，潛虛命名，橦書以八起數，橦字之義亦未易曉。攻媿嘗爲攷云：說文解字二字部，亟敏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楷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橦，苟橦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苟極。橦蓋以此備三才，故用之亦務奇。故又加卅，第未知蓋字止用集韻爲據，惟復別見他書，復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

也。當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從去聲爲正。余異二公名書之僻，嘉前輩考訂之精，故併書之，以俟問奇字者。

乘槎

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以爲張騫。雖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按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賁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女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

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指爲張騫也及梁宗懷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見所謂織女牽牛不知懷何所據而云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貫月槎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槎矣

游月宮

明皇游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爲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爲葉法善而有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爲游廣陵非潞州事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鄭仙姑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  
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女  
出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  
若紫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  
州乞奏於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  
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  
數千人明年苦旱軍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義立  
爲宰頗疑其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  
新建縣有闕氏者雇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

因呼牙僧訊卽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  
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  
設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人以爲此耳昌黎  
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  
者豈皆此類也耶

### 寡欲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聖賢拳拳然以欲爲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  
南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

以貽親憂奈何翁以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  
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劔自  
誓甚至以父母影象設之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  
出於勉強久乃相忘於自然甚矣欲之難遣也如  
此坡翁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啣雪啖毡  
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然不免  
與胡婦生子於窮海之上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  
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放  
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兇悖小人知體敝於

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閣放妓蓋天下事勇決爲之  
乃可進道余少年多病間有一二執巾櫛供紉浣  
者或歸咎於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獲  
亦復不留然猶未免時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  
復以前說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雖然  
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年  
之非其視秀惠溫柔不啻伐命之斧鳩毒之杯一  
念勇猛頓絕斯事以徼晚年清淨之福閉閣焚香  
澄懷觀道自此精進不已亦庶乎其幾於道矣然

則疾疢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 芍藥

韓昌黎詩兩廂鋪醴醢五鼎烹芍藥註引上林賦註云芍藥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亦曰芍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服虔文穎文儼等解芍藥或亦不過稱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

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註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有芍藥之詩正用此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酌略廣韻中亦有二音

### 三建湯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

癸辛雜語 一  
比見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風虛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之、此說亦似有理、復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爲蘘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是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楊凝式僧淨端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受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

受寺、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卽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迎曙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錄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游後苑、乘小輦向東、欲登城堞、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

卽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雜說載哲宗朝常創一堂退繹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制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卽大位又晁無咎雜說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爲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爲未安復改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數說未知孰是

### 白帽

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

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常著阜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著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羅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恰白帽之類通爲慶弔之服古樂府白紵歌云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

氈巾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天詩云青節  
 竹杖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  
 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  
 精粗為異耳自麻之外繒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  
 屬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為贈則亦何忌  
 之有漢高帝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  
 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往求殺今之薄俗  
 蓋有以縞紵為總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送刺

堯山堂外紀云京  
 師每至且主人必出  
 賀惟置白紙薄  
 并筆研於几上賀  
 客至書其姓名無  
 迎送也皇明詠化類編別集  
 亦載之  
 文衡山拜年詩云  
 未見面惟通謁名  
 紙朝來滿紙書  
 亦隨人投數紙世情  
 嫌簡不嫌虛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於上  
 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為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  
 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  
 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已  
 刺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  
 合併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為笑  
 談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恐吳効  
 之為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  
 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為之滎陽呂公亦言送門狀



習以成風既勞作僞且疎拙露見可笑則知此事  
由來久矣

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  
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  
足見禮之薄矣

### 簡槩

簡槩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荆公其後盛行  
淳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濶尺餘者簡版幾廢白  
丞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薦必

先呈副封以越簿紙書用簡版繳達合則緘還否  
則別以紙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  
易之以應課習以爲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  
仲因對首言之有云橐會稽之竹囊括蒼之簡正  
謂此也又其後括蒼爲軒樣紙小而多其層數至  
十餘疊者凡所言要切則用之貴其卷還以泯其  
迹然既入貴人達官家則竟留不遣或別以他槩  
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皆用蠲紙自理宗朝  
亦用黃封簡版或以象牙爲之而近臣密奏亦或

用之謂之御槩蓋亦古所無也

人妖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懽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穢汙筆墨不

復記載乎嘗考之佛書所謂博又半擇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遺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劇妒變半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姪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云男女二體主國姪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

脉應胗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 四韓

或云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婦人之手亦異矣

### 韓彥古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

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旣破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摔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嘗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旣見韓

延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長編旣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常欲略觀不可得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卽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

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錄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僨媿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富玩世狡獪每若此

今之官吏亦有過此者

松五粒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

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鬣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  
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  
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  
得詩翠粒點晴露皆以粒言松也西陽雜俎云五  
粒者當言鬣自有一種名五鬣皮無鱗甲而結實  
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鬣也

唐重浮屠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  
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  
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  
講筵哉此又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  
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  
事不以爲異也

葵

今成都麵店中呼蘿蔔爲葵子雖曰市井語然亦  
有謂按爾雅曰葵蘆菔也郭璞以菔爲菔俗呼雹  
葵先北反或作蔔釋曰紫花松也一名葵蓋其性  
能消食解麵毒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初年種

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次年種蘿菔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見其能消食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人食麵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菔曰賴有此耳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葉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菔火吾宮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此犯天麥毒按醫經蘆菔治麵毒卽以藥并蘿菔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麵毒故耳

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有鳩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餽後人因晝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發令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發令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表彥純客詩

表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既以才猷自結上知遂繇文昌躋宥府寢寢乎柄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爲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欲殪刑鼎豈堪金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鼎指薛蓋以金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既傳史聞惡之旋即斥去

長沙茶具

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縷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爲之以進上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爲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以往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之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公見此當驚倒矣

真西山入朝詩

真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來。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謂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爲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爲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所言爲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市井小兒，囂然誦之。士有投公詩云：先生紹道

統輔翼聖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愚民無知，乃欲以瑣瑣俗吏之事望公。雖然，負天下之名者，必負天下之責。楮幣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責望者不亦過乎？公居文昌幾一歲，洎除政府，不及拜而薨。

趙子固梅譜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善墨戲於水仙，尤得意。晚作梅自成一家，嘗作梅譜二詩，頗能盡其源委云：逃禪祖花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間菴紹逃禪，得其



蕭散之布置回視玉面而鼠鬚已見工夫較精緻  
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爾所傳正統諒  
末節捨此的傳皆偽耳僧定花工枝則粗夢良意  
到工則未女中却有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可  
憐聞名不識面云有江西畢公濟季衡麓醜惡拙  
祖弊到雪蓬濫觴矣所恨二王無臣法多少東鄰  
擬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求其旨踢鬚  
止七萼則三點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疊墨濃淡  
花有正背多般藥夫君固已悟筌蹄重說偈言吾

亦贅誰家屏幃得君畫更以吾詩跋其底○濃寫  
花枝淡寫梢鱗皴老幹墨微焦筆分三踢攢成瓣  
珠暈一圓工點椒糝綴蜂須凝笑靨穩拖鼠尾施  
長梢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襯  
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飄飄黃昏時候朦朧月清  
淺溪山長短橋鬧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  
聊筆端的皦明非畫軸上縱橫不是描頃覺坐來  
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從頭總是揚湯法拚下  
工夫豈一朝

筆墨

先君子善書體兼虞柳余所書似學柳不成學歐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不善操舟而惡河之曲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觀前輩善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韋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字方寸千言韋臬善書

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絕漢世郡國貢兔惟趙爲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真指毫筆委曲宛轉不叛散嘗滑密沾污墨須多膠紺駮者如此逸豫余日手調適而歡娛正可小展試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紹彭留意筆札元暉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意於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要是古今能事耳

辨章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

及辛雜語  
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便章百姓韓文  
公表氏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 來牟

今人呼小麥麵爲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  
牟爲大麥來爲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  
大麥牟也牟大也牟一作藜周之所受瑞麥來牟  
卽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  
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  
有寒溫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麵則溫麵則熱

麩則冷

### 父客

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  
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  
夫問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  
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 誤著祭服

余爲國局嘗祠禘充奉禮郎兼大祝同行事官有  
老謬者乃加中單於祭服之上而以蔽膝係於肩

間一時見者掩鼻忍笑不禁幾致失禮竟為監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載元符間有太學博士論奏云自來冠冕前仰後俯此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差誤哲宗顧宰臣笑曰如此等豈可作學官可與閑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記室未幾感會龍飛遂揆序云

向胡命子名

吳興向氏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常訪名於客

長曰渙次曰汗曰仝古水字也父不以為疑也他日有

連呼其名曰渙汗水方悟為戲已又胡衛道三子

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音蕩蓋悉從仝其後悼亡

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為

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為語病也寬後為京僉宕則

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贓

敗

賈母飾終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賈似道母秦齊

兩國賢壽夫人胡氏薨特輟視朝五日賜水銀龍腦各五百兩聲鍾五百杵特贈秦齊國賢壽休淑莊穆夫人擇日車駕幸臨奠差內侍鄧惟善主管敕葬特賜諡柔止遂特起復仍舊職任仰執政侍從詣府勸勉就圖葬於湖山且令帥漕州司相視展拓集芳園仁壽寺基營建治葬於內藏庫支賜賻贈銀絹四千疋兩又令戶部特賜賻贈銀絹二千疋兩皇太后殿又支賜賻贈銀絹四千疋兩又令帥漕兩司應辦葬仍存胡夫人在日請給人從又

賜功德寺額爲賢壽慈慶以雍熙寺改賜永免科役似道皆辭之執政侍從兩省臺皆乞勉留元臣遂降詔賈似道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似道八疏控辭皆不允又令兩司建造賜第於城中初擇六月初九日安厝以急於入覲遂令趨前於五月九日安厝又令有司於出殯日特依一品例給鹵簿鼓吹仍屢差都司劉黻李珏梅應發致祭併趣赴闕於出殯日特輟視朝一日又差樞密章鑑察官陳過前往勉諭回朝合郊又命浙漕及紹興府

守臣辦集船隻祇備師相回闕又命有司照禮例候師相回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將紹興府公使庫徑行撥賜又令內臣梁大原賜銀合香藥又令兩司踏逐建造賜第凡九處楊府清隱園李府家廟夏府中酒庫十官宅大王官舊秀王府舊景獻帝府御廚營又命福王諭旨趣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始過江還湖曲私第至六月盡百日之制復以疾作給朝參等假十日展轉遲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違和求草澤赦死罪初九日宣遺詔十

一月除王鑰左丞相章鑑右丞相太史選用來年正月二十三日起攢二月初三日發引三月十三日掩攢至十二月十四日北軍透渡遂改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攢二十八日發引總護使改差章右相降制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依舊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賈相持喪起復辭免虛文汨汨殆無虛日如此三閱月內外不安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透渡自此喪亂相尋無復可爲矣悲哉

孝宗行三年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文短喪其後時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無以爲非者惟孝宗皇帝行之獨斷一旦復古可謂孝矣李氏雜記嘗書其事甚略今據當時始末於此以益國史之未備云高宗之喪既易月孝宗常諭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之服自不妨聽政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練經嗚咽流涕奏及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必大奏晉武雖有

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謂王太后之喪

必大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

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

臣自遵易月之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必大奏

聖孝過哀猶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俯從

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不忍俟過大祥商

量既而必大又奏禮官苴麻三年恐難行於外庭

今祥禫在邇乞付外施行樞密施師點奏曰百日

之制其實不可行。正碍正月人使朝見。上云朕自所見必大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陋晉群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復古。非聖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採千餘載之弊。會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論喪服六事。凡八千言。展讀甚久。極合上意。知閣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清臣奏讀如初。久之嶷又云。簡徑奏事。上目之令勿却已。而甚久。嶷前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讀竟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閑廢。今不

枉矣。於是上意益堅。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此已易用布。不太細否。必大奏曰。陛下獨斷行三年之喪。均是布衣。何細也。且光堯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而群臣不能將順。致煩聖慮。所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萬世矣。至卒哭祭迎祔太廟內。批朕昨降指揮。欲縗經三年。緣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之經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徑行三年之服焉。



施行韓震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賈平章似道督府出師時平昔愛將已有叛去者賈聞之氣大餒臨行與殿帥韓震京尹曾淵子約曰或江上之師設有蹉跌卽邀車駕航海至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迎駕庶異時可以入關以圖興復且留其二子於震家使倉卒可以隨駕時省史翁應龍實知其謀至二月二十日督府潰師於魯港翁應龍得罪下獄翁謂曾尹曰平章出師時分付安撫道甚麼來如今却來

罪應龍何也於是淵子語塞而震亦不自安會似道以蠟書至韓趣爲遷避其間有云但得趙家一點血卽有興復之望震得之卽具申狀親攜蠟書白堂白臺陳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后宮中爲之震動時都民戚里官寺往往皆欲苟安疑惑撼搖目之爲賊宜中本爲似道所引至是與編修官潘希聖謀一反賈政專以圖守爲說震不察其意乃堅持遷避之策三月朔日宜中召震會議於第五府先已差天府增級顧信等數人以擬之及震至門

闔卽以鐵撾擊其首韓曰相公不當如此陳答曰此奉聖旨韓猶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脛而斃之遂自後門輦出揭其首於朝天門省史劉應韶卽以黃榜自牕楹中遞出張掛慰諭一行將士謂罪止誅其首亟命彭之才統其軍馬其隨行親兵賜銀二萬兩十八官會三十萬貫各補兩官殿步馬司制領將官等并諸軍官兵共特賜十八官會一百萬貫兵各補兩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僉書及曾淵子在焉淵子固嘗領遷避之謀聞變而無人

色繼而得免而出自慶再生行至通衢復有呼召倉忙而入自分必死口禁幾不能言及至乃處分他事耳劉應韶以衢倅賞顧信補承信郎繼而潘希聖入察行且登用未幾疽發於足日見韓在左右不數日而殂身後以從官賞之潘字養蒙永嘉人及北軍旣入宜中乃挾二王航海而去然則賈韓之謀是非果何如耶後之秉筆削者當有以任其責乎

唐宋末諸家小說多稱某年蓋祖五柳先生

但書甲子之意以自寓其悲憤云別有似紀年而寔紀地者如許用晦丁卯集周草窓癸辛雜識之類是也余向酷嗜是書可與芥隱筆記南邨輟耕錄並傳苦坊本舛謬喜閱康侯緘正本見示亟梓以公同好載吳興園圃不媿洛陽名園記讀至趙子固梅譜二詩因取余家所藏子固四香画卷展覽一過筆寫生在阿堵間所謂画中有詩也花光逃禪二老不得專美矣跋尾有仇遠詩云淡墨英

英妙寫真一花一葉一精神  
錄香曾入廬山  
夢遺佩如行湘水春  
小白凝珠還勝雪  
輕黃承襪不生塵  
老僧懶作浮華想  
空谷猶疑見似人  
錢良右詩云  
名卉交加迴絕塵  
芳香秀色映清真  
歲華相對空山晚  
不羨長安桃李春  
令弁陽老人見之當亦採入集中矣  
虞山毛晉識

清趙甌北陔餘叢考云葉夢得所著石林燕語玉澗雜書避暑錄  
話等書周密所著癸辛雜識齊東野語等書在宋人說部中最可  
觀洵能文之士也

王士禎香祖筆記云趙松雪鵲華秋色圖為周密公謹作  
山頭皆著青綠全學右丞公謹家世濟南流寓吳興故  
松雪為作此以寄其故鄉之思密常著癸辛雜識雲煙  
過眼錄諸書癸辛所居巷名猶許渾之丁卯橋

癸辛雜識前集

終

